

巴黎的新秘密

法国畅销电视侦探小说

52

巴黎老区的狂乱  
法国 雷奥·马莱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巴黎老区的狂乱

---

[法]雷奥·马莱 著

顾嘉琛 译

巴黎老区的狂乱

[法]雷奥·马莱著  
顾嘉琛译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20千字 6.25印张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

ISBN 7-104-00361-4/I·131

新登:(京)字第150号

定价: 2.90 元

Leo Malet

Fièvre au Marais

---

1982, Edition Fleuve Noir, Paris

内 容 提 要

私人侦探内斯托·比尔马向典押商借钱，碰见一位金发女郎哭泣着离去。他进入典押商家时发现此人已死，胸口插着一把刀。接着比尔马被闷棍击昏。他后来得悉年轻人巴杜发现了典押商的尸体并向警察报了案。警方此时正在追捕越狱逃犯拉杜依，怀疑他与此案有关。巴杜古宅寻宝，却神秘地死在那里。接着，比尔马被委托调查失踪的雅基先生，而后者又与马戏团空中女飞人有私情。不久女飞人摔死舞台，是谋杀还是失手？比尔马经过调查，终于发现这一连串事件的来龙去脉是……

责任编辑 武文

## 目 录

- 
- 1 卡皮洛尔被杀 ..... ( 1 )
  - 2 形迹可疑的入 ..... ( 4 )
  - 3 盯住莫里斯·巴杜 ..... (20)
  - 4 警方的线索 ..... (39)
  - 5 迷人的金发女郎 ..... (52)
  - 6 奥岱特的自供 ..... (63)
  - 7 铸造工发疯 ..... (77)
  - 8 疑云四布 ..... (87)
  - 9 神秘的古宅 ..... (107)
  - 10 巴杜古宅丧生 ..... (120)
  - 11 戴绿帽子的未婚夫 ..... (133)
  - 12 马戏团空中女飞人 ..... (143)
  - 13 智斗越狱犯 ..... (160)
  - 14 魂归恨天 ..... (175)

# 1

## 卡皮洛尔被杀

---

我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笔挺地站在佛朗·布加乔尔街上的一幢老房子四楼的一个房间里。烟斗在我潮湿的手心中早已熄灭，但我依然紧握着它。我似乎在静听这座饱经沧桑的破旧房屋在风雨中呻吟。

该死的春天！

在呼啸狂风的推动下，雨点劈劈啪啪打在没有帘子的窗玻璃上。透过被雨水弄模糊的玻璃，我注视着窗外那一片湿漉漉的屋顶，阴沉的天似乎就悬在房顶上，让人喘不过气来。附近房屋顶层阳台上晾

着的衣服，真象可悲的降旗在风雨中飘摇。左边，可能是保存国家档案的克里松公馆或苏皮兹公馆。正前方，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房屋顶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烟囱，那里是面包坊或铸造车间。烟雾与霾云浑然连成一片。

屋里渐渐变得昏暗起来。这个房间由一个半高的柜子隔成两个大小不一的小间。当门用的活动板放倒在柜台上。

桌子的一端放着一台雷明登牌老式打字机，旁边是一部打开的帐本、文具、一只堆满烟头的烟灰缸、一只有绿色灯罩的小台灯、一部电话、一台细巧的精密天平、一只修表匠用的放大镜、一块试金石……

带扶手的皮靠背椅已有年头了，椅子后面的小壁柜里挂着一排衣服。靠墙放置着一行白色木架，上面零乱地堆放着各种东西。在一只观剧望远镜和70号的鸭舌帽之间，有一只长毛绒熊，让人看着别扭。

大理石的壁炉上，一只咆哮着的老虎面对着栖息在浪尖上的海鸥。在这两件青铜艺术品的旁边，一只挂钟发出凄切的滴嗒声。

在地板上，堆放着封面陈旧的精装书，还有几本黑布面的旧帐本。一只保险柜放在离壁炉不远的地方，炉子里没有火。

住宅的主人是萨缪埃勒老爹，他象统治者一样地居住在这堆布满灰尘、渗透着他人血汗的杂物堆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嘴唇微微翻起，露出一排小白牙，好象在讥讽挖

苦我。

他大名叫于勒·卡皮洛尔，却乐意人家叫他萨缪埃勒。这位典当贷款人的铺子位于当铺街的尽头。他认为干他这一行，一点犹太主义都不能实行。

我直直地站在他面前，捉摸着他打算为那座似乎在他胸前跳舞的作典押的金质裸体女人像出多少钱。这是个毫无用途与价值的问题，百分之百没有意义。裸体女人像象裁纸刀的刀把，刀锋丝毫不露，似全部插进了这个老强盗的心脏。这是在淫雨连绵的四月里的一个傍晚，萨缪埃勒就和那些到他这里来用自己的纪念品换取一块面包的穷光蛋们的幻象一样。

他与那些幻象一样毫无生气。

也许比那些幻象还要没有生气。



## 2 形迹可疑的人

---

那天早晨醒来，我为着苏打掺白酒的饮料求助于别人。我知道一些要化费更多时间的办法。我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确认吃完午饭后剩下的钱连买一包香烟都不够了。倘若今天魔鬼不给我送个阔绰的顾客来，我真不知怎么摆脱困境。伸向艾莲娜或其它几位菲亚特·吕克斯事务所的助手借钱是不可能的。正如法院的人所说，我向他们借的钱太多了。说起法院，若用空头支票则太冒险了。因此，我只能坐等良机。在我一生的冒险生涯中，不

止一次的天赐良机在节骨眼出现。唉，要是没有奇迹发生，我就只好把伊莎贝尔姑妈遗留下的金首饰拿去典卖了！那是放在姑妈家的姑妈的首饰！那样就可让我有喘息时间。可我没有足够勇气去，依旧呆在家里没动身。我只是不断地给艾莲娜打电话，她正在办公室里值班。已经下午三点了，既无顾客来访，也没有奇迹发生。于是，我向着贝加勒方向走去。但我动身太迟了，这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我来到佛朗·布加乔尔街——我更愿意上这儿的分行——吃了个闭门羹，市信贷银行刚刚关门，但终究是关了门。我于是想起卡皮洛尔老爹，这位老相识在马路对面也做着同一桩交易。他的买卖与公家相比，不说更好，但也毫不逊色。雨点打着我的头，我走进拱门，弯着腰穿过院子。在又窄又暗的楼梯口，有一块画着手指的蓝白双色珐琅牌，上面写着：“萨缪埃勒——卡皮洛尔。收购出售并交换各种金银物品。收购当票。本楼四层。”落水檐槽正挨着楼梯脚——这是檐槽的特点。我快步穿过雨水，蹦上台阶。

……就这样，我既没听见也没看见有一位姑娘正走下楼来，与她撞了个正着，她差一点摔倒在地。

这姑娘身材中等偏高，穿一件黑黄两面穿的雨衣，神情慌乱不安，我无意中与她相撞，更增加了她的慌乱。她象患伤风或正在哭泣的人那样用手绢捂着鼻子吸着气，歪戴着雨帽，露出一络乱蓬蓬的金发。从她露出的脸看来，她虽说不上有什么惊人之处，长得还是挺漂亮。总之，我与她在这幢楼房的楼梯上邂逅。楼里住着一个波兰裁缝，一个放高

利贷的，还有几个工人家庭。我向她道歉，又习惯成自然地随口卖乖：“……我差一点就把您抱在怀里了……要是您的口红干了的话……”

今天的内斯托在女士面前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这也许是由于我的钱袋，在一公里处无需盖格计数器就可测出它的拮据。那位姑娘默不作声，仍吸着鼻子，飞快向大街跑去。我只看见她的蛇皮鞋后跟和黑色尼龙袜。她所经之处飘来一股香气，幽香怡人。也许这股香气过于清幽，难以抵挡这儿散发出来的猫屎臭味，使臭气很快又重占上风。

我已把这次邂逅抛到脑后，除了想到手头拮据，脑子里空空如也。我爬上四层，卡皮洛尔办公室的大门上也镶着一块与楼下相同的招牌，只不过小得多，另外还有一个手写的告示：“来访者按铃即可进入。”我按了一下电铃便径直进了屋……

我一穿过门厅就说出的话，如果能给我带来好运的话，那也不表示我对死者过分尊敬。

现场没有留下搏斗的痕迹，或者说只有极少一点痕迹。只是这一类凶杀所出现的最少程度的搏斗和垂死挣扎的一点迹象而已。几张纸和一份玫瑰色的外地报纸从桌面散落在地，其余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房间里寂静无声，风雨的声音，挂钟的滴嗒声几乎没有干扰这一切。不过那只是相对的井井有条，也就是说，人们看到的只是与平常一样的零乱而已。作案者是个高手。甚至连一些东西上的灰

土，比如壁炉角上的尘土都不曾抹掉。没有一丝搏斗过的痕迹。这种野蛮的恶斗往往令人厌恶。房内被搞得翻天覆地，鲜血四溅，这使清理现场的刑警感到恶心。可是眼前发生的一切，并无相似之处。这场凶杀干得干净、利索、高明，显然是经过长时间的预谋，而且犯罪使用的凶器就是在房间里临时找到的。

萨缪埃勒老爹仰天躺着，似在等待包尼奥尔殡葬师来收尸。他可能是在挨了一刀后从椅子上滚下来直倒在椅子脚下。我敢打赌，他是在干坏事时死去的。他的嘴唇由于脸部抽搐而扭曲了，似乎并非带有讥讽取笑的意味。细看起来，他的嘴唇上胡乱地沾有口红。口红的味很好闻。我记得这香味，虽然它仅仅是从我身边一飘而过。

根据这些细节，可以推出一系列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

死者身穿一件羊驼毛呢西装，衣扣敞开，左边衣裾被那刺入胸口、只露着刀把的利刀固定住了。右边衣裾搭在手臂上露出了衬里。从内口袋里露出一只山羊皮钱包，钱包油光发亮，显然已使用了多年。

根据这样的情景，也可推断：比如凶手曾经在受害者身上搜过，拿走了……

也许并没有全拿走！

“喂，瞧，你的运气来了！”有人高声说道，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傻笑。

说话的人正是我自己，这真是十分可笑。经过短时间的内心较量，我终于把通向平台的门关上，以便在于这种不

劳而获的勾当时不受干扰。除了门锁，还要加上结实的插销，才能把门关上。我扭了一下滚花开关，锁发出了松扣的声音，我不由倒抽一口凉气。惶惶不安之中，我又把开关向另一方向转动，仍是不行。插销一动不动。这是专门的安全防盗装置，只有用主人自己的钥匙才能打开！我碰上了麻烦！我从慌乱中又镇静下来，回到尸体旁边，搜了他的身。我在死者身上找到了一串钥匙，其中就有插销上用的那一把。我把钥匙装进口袋，心里踏实了，小心翼翼地又拿起鼓鼓的钱夹。我紧张得几乎发抖，可该干就得干，我不会放过这个良机！再说，这个卡皮洛尔生前是个有名的恶棍，长毛绒熊居然也成了抵押品！不必对他有丝毫怜悯，他根本不配！

看来，偷钱并不是作案的动机。钱夹里有百十张钞票，全是票面为一千法郎的脏票子<sup>①</sup>。我拿了其中的一半，作为死者对我造成惊吓的精神补偿。我把钱放进裤子口袋，自觉与先前的我判若两人。我把钱夹放回原处。出于职业好奇心，我又绕尸体一圈看了看死者。我本应去咖啡馆。而我先走进一间作储藏室的屋子，接着又来到一间很小的餐厅，一间更小的厨房，还有他的卧室。房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酸气。屋里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兴趣。什么也没有吗？这就是说：“跑没有用，应提早出发！……提早出发……”这些谚语自有道理，应当经常记着！那我们可少干些蠢事！

---

<sup>①</sup> 此处为旧法郎。

我回到卡皮洛尔老爹谈生意的房间，突然背后有东西击来，我顿时两眼发黑，不由往上蹦了一下，是赛热·里法或伊凡特·索维兰<sup>①</sup>的那种蹦跳方式。一秒钟后，我的眼睛开始冒金星。我好象遭到了地震劫难，在冥冥中，我听到自己的内心独白，并且倒在地上：“来路不正，不得善终！”“作恶决无好报！”

我事先竟没有想到这两句话！

是伊凡特·索维兰、齐齐·让梅，还是吕米拉·契里纳，我不能确定，总之是这些跳芭蕾舞的姑娘中的一位，无论是哪一位。那裸体金质女人像在我胸口舞了起来，就象刚才我觉得她在卡皮洛尔胸口上跳舞一样。两只小巧的白缎布鞋在我左胸口上跳动，让我发痒。裸体女人身上的香气直冲我鼻孔。我熟悉这香味，我已两次闻到它了：口红的香味，或是同口红一样的香味。正是口红使这个典押老板作出这副怪模样的。

我低声嘟囔着，挣扎着，在地上打滚，吃力地半睁开眼皮。

我趴在地上，脑袋斜着，脖子伸得酸痛，一只耳朵贴在地球上，好似印第安人把脸贴在地球上窥测敌人的行动。我离卡皮洛尔不远，他始终一动不动。

我们成了天生的一对，就象当地成批生产的挂钟指针。

---

<sup>①</sup> 两人均为法国著名芭蕾舞大师。

我的上帝！我在这几呆了多久了？尽管我的眼睛好象蒙上了一层纱，但看东西要比刚才清楚些。似乎有光照着：是日光吗？又过了一天了，还是灯光？

我又闭上了眼睛。

裸体女人不再压着我的胸膛，可那股香气还在，久久不散。

我又睁开了眼。

离我的脸几公分处，有一只穿蛇皮鞋的小巧的脚把一个从烟灰缸掉下来的烟头踩住。那大腿很迷人，上着透明尼龙丝袜，和脚很相配。我嘟囔着，伸手去抓那只脚的脚踝。但脚和大腿迅速地从我眼前消失了。我听到一声松扣的声音，一切于是又变得昏暗起来了。

我听到远处关门的声音，接着是一片寂静。静中传来各种响声：呼啸的风声、劈劈啪啪的雨点、滴嗒的挂钟、还不时有一种奇怪的颤动声。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可是我再也没有发痒的感觉，也闻不到香味了，只闻到灰尘、潮湿的气味，还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闻到这股味，我又一次昏了过去。

真不是时候。我用肘部撑起，终于用四肢撑住了身体。我就这样呆了一会，转动着头，模糊中，卡皮洛尔的身体似乎在摆动着。我抓住了一件家具，双腿哆嗦着终于站了起来。

周围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昏暗。我觉得有必要清楚地看一看——从清楚这个词的各种意义上来说。微弱的光线似

乎能使我头晕的感觉减轻一点。这种感觉在黑暗中变得更加强烈。我按了一下台灯座上的开关。

灯猛然照在裁纸刀的刀把上，反射出一道强烈的亮光。我幻想中所见到的金质裸体女人仍留在卡皮洛尔心口上，并没有扑到我的胸膛。她抬起大腿，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很乐意她这样。

因此，没有人碰过那把刀子。但另外两个地方有人动过：死者嘴唇上的口红痕迹不见了；死者的钱包不见了，那是我从这钱包内拿走一部分钱之后又放回死者的上衣口袋里的。

我本能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五十来张钞票还在。真走运！正当我暗自庆幸，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依然如堕五里雾中，再者，电话机就在我身边，因此我没来得及控制自己的反应就抓起话筒。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不慎时，粘潮的听筒已贴在耳朵上了。

对方正在放“高傲者华尔兹”舞曲，他问道：“是卡皮洛尔吗？”

说话的是个年轻人，话说得很快，口音有点走调。看来他急于要告知某种严重的情况。至少他给我这样一种印象。我也许可作一番戏了。

“您找谁？”我问。

音乐停止了，只听他说：“寺庙 12—12。”

寺庙 12—12，一点不错。正是这个已死掉的老守财奴的呼号。电话机号码圆盘中间正贴着这个呼号。可是，我仍



要他重复一遍：

“寺庙多少号？”

“12—12。”

这个倒霉家伙又一板一眼地报了数字，然后说了一连串的难听话。他显然不高兴了。

“错了。”

那人“砰”地挂上电话，连对不起也没说。我也挂上电话，又掏出手绢把电话听筒擦了擦，我觉得这样比较谨慎。

我在这儿确实呆的时间太久了，干了一件又一件的傻事，太多的人似乎很愿意在这里约会，只不过方式和意图各不相同而已。

我最后看了卡皮洛尔和屋里的杂物一眼，关上台灯，就朝大门走去。

正要跨出门坎时，一种劫后余生的奇怪感觉向我袭来。这感觉十分微弱、飘浮、零乱，即刻又消失了。模糊的回忆出现在脑海里，但时隐时现，象磷火一样跳跃，不可捉摸。这种回忆让人不快，因为它让人产生一种得不到满足的感觉。

我并不细究头脑中出现的这种奇特反应的实质。继续呆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我走出房门时心想，谁也不会会在脑袋上挨了闷棍而又不想报复。

当我走到楼梯中间，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我好象听到那人的声音发狂似的，纠缠不休。在这种情景之中，人们所想象出来的就是这类事。但这并无任何意义。